

xiongfeng

雄风

杨牧

上海文艺出版社



雄 风

杨 牧



21130444

1130444

责任编辑：姜金城

封面设计：陆震伟

尾 花：冯 节

雄 风

杨 牧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125 插页 4 字数 43,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10078·3878 定价：0.81元

东风，南风，向北！ 向西！

途中我们总潮动着思绪，潮动着
如黄海的波涛，如钱塘的讯息
我们正走向爱情、悬念和时代的景深
潇洒的黑发飘一束拂过阳关的旌旗
目光，目光，扇形的目光调过角度
东风，南风，向北！——向西！——

把太多的花前柳下的絮语，和梦乡缠绵
把太少的走马飞鹰的傲笑，和大漠豪气
一齐，如引两股气流，引进胸膛的百叶窗
让沉郁的漩涡，拧过风向标的转机

目光，目光，点燃冷却的烽火台
东风，南风，向北！——向西！——

得到了的，都不再新鲜，那些生活的已知数
祁连和天山，有比童话更深的奥秘
浩茫的塔克拉玛干，古丝道和天涯路
引诱得我们彻夜辗转，构思着一部《创世纪》
目光，目光，搭向辽远的地平线
东风，南风，向北！——向西！——

那里的葡萄是浓缩的，一如牧女们的情愫
那里的玫瑰是火红的，一如骑手燃烧的血液
那里的沃土是白杨的家乡，塔松的家乡
那里的草原是牡鹿的疆域，骏马的疆域
目光，目光，系上汗血马的长鬃
东风，南风，向北！——向西！——

到流放过太多不幸的地方，去放逐有幸
到酿制过太多苦涩的地方，去酿造甜蜜
历史 并不全都是盐碱，只生产芒硝
戈壁也盛产物质的富裕和精神的蓊郁
目光，目光，在驼峰上挽一个同心结
东风，南风，向北！——向西！——

偌大的版图东西倾斜而失去平衡，我们去
我们去到昆仑之巅，加一码青春的恒动力
依旧是西去列车的窗口，却分外明旷
告别了乡恋，却大踏步走向千川万河的发源地
目光，目光，辐射着掘进
东风，南风，向北！——向西！——

不仅仅是北京的号召。是爱，也是美的转移
是诗，是画，和一部伟大《史记》的转移
广场的风筝，放出了一条三百万米的风景线
风声，雷声，正开发一个大时代的风景区
目光，目光，潮水般涌向大西北呵
东风，南风，向北！——向西！——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目 录

东风,南风,向北! 向西!
..... 1

大西北,是雄性的.....1

强者..... 4

雄姿..... 7

汗血马.....10

鹰.....13

冰山.....16

处女地.....19

读吧,这部毛边书22

阳关.....25

驼铃.....28

火焰山.....31

无花果的家乡	34
湟渠	37
轮台道上	40
古陶俑	43
赠刀	46
伊犁河在那里打了个弯	48
我的心, 总有热风扑过	51
马蹄点播的草原之晨	54
醉马滩	57
马厰	60
北京来客	63
驶入你的眼睛之后	66
大沙漠, 我全部的占有	69
神秘的塔克拉玛干	73
天山, 一个不协调的形象	76
雪崩	79
凭吊	81
痴情	84

大西北，是雄性的

当铁色的苍鹰在广袤的旷野
傲慢而从容地盘旋之后
箭一般地射向穹旻
大漠便回荡着金属的声音
天山的喉结高高突起
啸一支雄浑的大风歌
马队掠过，驼队掠过
天边任何一帧剪影
都不会使人产生联想：它属于女性

大西北，是雄性的
没有柔弱，只有亢奋
赤日，活跃着雄性的激素
清月，也带着青铜的光晕
土著者本来是骏马的家族

那些告别柳烟的历史
也都在阳关交付了最后的女儿泪
演进着一条男儿的征程
即使悲愤，也如高原虎的嘶鸣

没有第二副这样的胸脯
包容千江万河的源头
没有第二张这样的画屏
纳进雄奇的千山万岭
盐湖的咸味，碱滩的苦味
都被漠风搅拌成汗血马的气息
死海的鱼鳍演变成红柳
苦难的牧鞭拔节成塔松
高高挺立着男性的坚劲

用马头做琴
用马尾作拂尘
用狼皮作睡垫
用鹿血壮精英
有的是马革裹尸的正史
有的是马踏飞燕的轶闻
死了，也在坟头

挂一弯铁青色的牛角
高高挑着不死的灵魂

大西北哟，男儿的疆土！
读不懂《芙蓉女儿诔》
装不下孱孱《断肠集》
而每一种版本的《铁流》和《天马》
都有鹰声凌厉的共鸣
那位女性（是冯嫫吗）
出关也有了将才之风
男儿没有了男儿的血性
大西北将鄙你如轻尘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



强 者

你从沙暴中站起来，拂去狂飙
嘶吼已凝固为荒野的宁静
大漠的绀黄已经漫过夕阳的光环
骆驼已死了，你的嘴角咬不出血来
只有摇响心中的铃铛
然后把自己作为骆驼生命的延续
沿龙卷风遁去的旷野行进

为了生存才前行着
不是为注释美学中那些空泛的概念
世人的赞美是在你走出荒野之后
在你成为坚韧不拔的典范之后
而此时，你是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写着一部最起码也最伟大的史诗
象人类首次在地面站定

何况你怀中揣着树种
揣着前人没有来得及播种的浓荫

你走着，比骆驼还笨拙
巨渴，烈饥，疲惫和寂寞
比寂寞还凶猛的还有狼群
羊皮大氅星云似地扫着尘沙
目光向天边钻探着
用憧憬的清泉滋补自己
而双臂，在天地之交画着弧线
象一尊披发而舞的巨神

你没有想到自己的位置
这是在中国的西部高原
脚下的版图是个斜面
由西向东，一寸，一寸
平庸的爱恋都滚珠似地滑下去了
汇成消魂的风景区，湖堤和海滨
还有轻薄女郎的笑声
她们在一千次嘲笑羊皮大氅的古板
嘲笑黄土原始的诗韵

你没听见(那里的笑声起点太低了)
你只在海拔3000米高处跋涉着
头拂着白云
以你的凝重,完成自己崇高的造型

会有张肖像挂在最敞亮的地方的
是骆驼,牦牛,也会是天山
或者祁连的一道峰影
当赞歌都唱向你的时候
你淡然一笑
(象从沙垛中站起时那样)
展示一个强者的完整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雄 姿

——写在一具古尸前

这怎么可能只是一具尸体呢
除了是躺着，再也找不到死的标志
而躺着就一定是死吗？
——当后人凭栏俯视的时候
你却正好是站立着的历史

甚至不仅仅是站立着，是在飞奔！
看那两条壮实的大腿
还弯曲着一个跨骑的雄姿
毋须解说者的解说
这戎马生涯特有的体态
就告诉人们一位古战将的往事

生在马背，战在马背
雄风抖一身威武的豪气
“大雪满弓刀”不在纸上
在大野，在八千里沙场
在那些铁马冰河的日子
这才是男儿汉的壮举：号角
连营。鼙鼓动地。旗幡
被冻得翻不动的时候，飞涌的马鬃
飘一支燃烧着的旌旗！

至今依旧听到的风声
从两胯间呼啸穿行面过
金属的胸脯
迎面扑来逼人的凌厉。甲冑
闪动关隘寒月；前倾的脊柱
打从把重心置于前方
就没有准备后仰回去
因为你知道，后仰和前倾
是勇者和懦夫的分界线
而螺旋的双胯钳着的则是
永无静止的驰骋力

当然你还是倒下了。看那疆场
留下的刀伤(而今都象
古铜的绿斑),但你倒下
仍不愿放开胯下的铁骑
就这样依旧驰骋着
驰骋了整整二十个世纪
……两千年后,你又从地底
策马而出,并且借了战场的遗址
示范每一个叩望者:
男儿到死,也应该是这个姿势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

